

■ 早闻秋声

吴磊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扮演《星汉灿烂》中的少年将军凌不疑时,他将剧本里所有自称“凌某”的台词都改成了“在下”。他认为,凌不疑的心路历程,应该绝不愿意自称“凌某”;又说遇到不理解的内容,就会看一看原著的片段,和导演一起探讨如何把那些在改编过程中被忽略的细节重新呈现出来。

吴磊演得怎么样,见仁见智,可这一番话却能让书迷欣慰不少。原著里“凌不疑”改名换姓,背负血海深仇,吴磊能从人物前史联想到称呼方面的细节,足见是用了心,而与导演的现场改动亦是从还原作品出发,不可谓不周全。再进一步想,作者“关心则乱”的影视改编运气当真不错,《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星汉灿烂,幸甚至哉》两本小说搬上荧屏后成色都不差,既能被夸几句“忠于原著”,也有一些新增的妙笔。

相比之下,同样热播的《天才基本法》,则让书迷和剧迷持续打起了

■ 钱眼识人

如果时间能倒流,你会不会为了弥补人生的遗憾而选择拼尽全力赢取胜利?这是我最近看一部剧集《天才基本法》想到的问题,答案的指向是清晰的,至少本人还是选择“我愿意”。这部剧是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故事大意是讲一个有数学天赋的少女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穿越平行世界去救赎自己的人生,一个她已经无法坦然接受和面对的现实世界,深爱她的父亲,一个落魄的数学天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她深爱的恋人,第二代数学天才渐行渐远,所以她要实现自己在数学领域的晋级,给父亲交代为自己圆梦。

很遗憾,我只刷到第九集就止步了,后面虽然有超现实的设定但本质还是一个讨好观众、巧合满足情绪的青春偶像剧。但前九集以小演员为

■ 花言峭语

前两天看了一场于我而言非常特殊的演出,《丝路花雨》的全球网络首播。虽然播出的形式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能在此时此刻,以这种方式看到,我还是心满意足。

《丝路花雨》首次演出,是在1979年,整个编创团队多数是西部人,它以丝路故事以及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用画工神笔张、歌伎英娘和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艺术家的故事,串起丝路传奇,是整个西部文化在沉淀多年后的一次厚积薄发。

对我而言,《丝路花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渴望,丝路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花雨》,曾经像一波涟漪,在我童年时候就漾到我。

在历史的湖面上投下石子,形成“敦煌”这个涟漪的时间,太难确认了。我们可以把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高僧乐僔开凿第一个石窟,看作是投向湖面的第一颗石子,也可以把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敦煌建郡看作是第一颗石子。甚至可以

口水仗,一边吐槽剧方魔改,一边埋怨书迷矫情;剧集是独立作品,改就改了,好看不就行了?

其实,要理解书迷的愤愤,还是要从《天才基本法》原著内容说起。书中主人公林朝夕是哲学系大四学生,原本要按部就班地成为中学老师;但父亲林兆生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暗恋对象裴之即将出国的消息,让她想起了心中对数学一份的“意难平”——与父亲和裴之相比,她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天才”,那么,是应该平淡地生活下去,还是勇敢地追逐梦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朝夕进入平行时空,在三次回到过去的旅程中找到答案,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换句话说,这是一本关于“学数学”的书,你能读到大量寒窗苦读的内容,也会陪着主人公感受突破瓶颈的艰难、超越极限的不易。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数学”是让小说超越一般网文的关键主线,也是让主人公告别自卑与迷茫,逐步帮助、影响身边人的重要

■ 当奥数遇上哈利·波特

主,剧情相对集中在一个空间里,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奇幻电影,讲的是少女穿越到她小时候,被命名为“芝士世界”的时空里,与小伙伴们组队在一个奥数夏令营里过关斩将,最终赢得最后的奖牌。观看趣味被拉高不少的设定是,编剧摆明了借鉴了经典IP《哈利·波特》系列的元素,最明显的致敬是夏令营的大BOSS是一个外表冷峻,手段麻辣,但内心温柔、心思细腻的“斯内普”,是的,剧集中的孩子私底下就是这样叫他的。在这里,奥数实际上是一种工具,并不具备任何现实的教育意义和参考价值,它被涂抹上一层酷炫的魔法色彩。

在看的过程里,我会很自然地带入自己的记忆和情感,既庆幸又遗憾,庆幸的是哪怕是最紧张的高考,

■ 敦煌是一道涟漪

再远再远,把最早来到敦煌绿洲,开始定居的那些人,看作是投下石子的人。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投下石子的人是谁了,也不知道他们投下石子的确切时间,但却知道后果: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敦煌这个王国里,被它的涟漪微微漾到。

李安和许知远对话时,说起理念的重要性。李安认为,许多国家的形成“来自血缘、历史、地缘这些东西”,也有国家,是“一个Idea(理念)组成起来”,“这个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它是一个Idea,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个地方组成了这么一个国度。”敦煌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一个涟漪,穿越两千多年时光,一直荡漾到现在。

最早被“敦煌”这个涟漪漾到,是在1980年代.那时,我和家人生活在新疆南部,我们像所有新疆人一样,把来自全世界的生活要素融汇在一起。我母亲来自甘肃,父亲来自湖南,左边的邻居是河南人,右边的邻居来自上海,他家的女主人有个绰号叫“小上海”。我们看《大众电影》《北京青年报》

途径.在这本小说里,个人奋斗与成长是最为关键的主线,“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的人生”的感悟,励志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曾经感染过观众的“热血番”,甚至让书迷有了“不懂数学的我都爱上了数学”的感慨。

理解了这一点,剧版《天才基本法》遭遇的批评就显而易见了。不可否认,影视剧改编有其规律,小说里大量数学难题的破解,或许不能直观地在荧屏上呈现;主人公孤身回到过去的努力,大概也不符合当下电视剧追求强冲突、快节奏的主流审美。然而,面对改编的重重考验面前,创作者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干脆弱化了《天才基本法》中最华彩、最具有感染力的个人成长线索,转而添加大量网文IP改编时的常用套路。无论是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三角恋”,还是男女主角尴尬的“磕糖”,荧屏上满满都是画蛇添足之感,主人公在平行时空的自我突破更被简单地一笔带过,热血奋斗成了完成任务式的不得已而为之。

■ 当奥数遇上哈利·波特

我们那个年代也并没有与市井生活完全脱离,这是因为条件有限导致的,大多数家长也没有能力去营造一个高度聚焦的环境,我们在备考的同时也暗暗地一点点接受琐事的拖拽,好处是保持了从试卷中短暂抽离的呼吸节奏。而遗憾当然也是如影随形的,至少我自己没有想过挑战更高的学科高峰,用针尖的力量顶出一片崭新的天。更直接地说,从高考开始就已经选择了一条极为平凡的庸人道路,哪怕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高光时刻。大概因为这个缘故看看剧,可以魂穿一下角色聊以慰藉。

话虽如此,人生的遗憾也不是完全负面,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当然也是对像我这样平凡的人的温柔的保护和支持,就像剧中的“斯内普”所说,他之

■ 敦煌是一道涟漪

《八小时以外》和《青年一代》,搜集印度和苏联邮票,听土耳其音乐,读郑渊洁童话、叶永烈科幻小说、手冢治虫漫画,也读阿拉伯神话。电视里播着《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也播出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歌舞晚会。我们吃羊肉和面食,也从邻居那里学做江南小吃。日常话语里,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词汇和句式,也有上海话和河南话。

五色斑斓,却又无比和谐,该留存的依然留存,该保持的继续保持。我母亲就持续地保持着对家乡的关注,从于田到策勒到和田,她总能找到甘肃老乡,并且和他们建立联系。《丝路花雨》刚刚上演,并且引起轰动,她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消息,她收集了画报上《丝路花雨》的剧照,沿着人物轮廓把反弹琵琶的英娘剪下来,贴在五斗柜的玻璃上。反弹琵琶的英娘,一直贴在我家的五斗柜上,一直到1984年我们离开新疆。回到甘肃老家,敦煌的信息扑面而来。那时,正逢日本掀起一波敦煌热,NHK来

进一步说,即便将剧版《天才基本法》当成一个全新的原创故事,这也不过是个工业流水线上的及格作品——有一些新的概念,有实力演员的花式客串,有当红小生花旦的撒糖戏,还有很多“原生家庭”之类的所谓社会议题。而这种及格水平的呈现,恰恰说明,创作者根本不在乎自己改编的内容是什么,只是傲慢地将所谓的爆款剧要素集结起来,用一种商业上看来“没有短板”的思路,磨灭了原著的灵魂,给出了一份无趣又乏味的答卷。

遗憾的是,在《天才基本法》之前,已经有大量改编自网文IP的古装戏被抹去个性,成了千篇一律的“挂羊头卖狗肉”。不难预见,只要创作者们还沉迷于“行活”“爆款法则”,《天才基本法》就不会是最后一部引来“魔改”争议的改编作品。

■ 当奥数遇上哈利·波特

所以设定重重关卡,残酷地淘汰孩子们,甚至有的夏令营当天上午到,下午就拖着行李离开了,目的就是让这些孩子早一点意识到倘若没有天赋就不要苦苦追求成功,不必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却在人到中年时幡然醒悟,生活一片狼藉,错过了普通人的喜悦。面对这段台词,我颇有感触,如今的遗憾未必不是一个人当年内心深处的选择,如果接受世界是多元的,那么你所拥有的自然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时间倘若倒流,喊着“我愿意”的自己也许还会选择文科,选择码字,选择平静是高于一切的情绪价值。遗憾的另一面应该叫做和解。

■ 当奥数遇上哈利·波特

敦煌拍了许多纪录片,喜多郎发布了一系列和敦煌、丝绸之路有关的音乐,用井上靖小说《敦煌》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甘肃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片子,甘肃台自制的专题片和广告里,也常常用到喜多郎的音乐。

虽然我只有十岁,却也能感觉到所有这些事物汇聚出的“共同的振奋”,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敦煌擦身而过,在打照面的同时,也点了点头。那种振奋之感,隔了这么久,也还是难忘。

我们被“敦煌”的涟漪漾到,也在这个涟漪里,持续不断地投下石子,让它的微波继续荡漾下去。它成了我们想要躲开的地方,也成了我们想要投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故乡,成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默契,我们精神DNA的某一部分。有时隐藏,有时张扬.但那涟漪始终存在。

■ 情人看剑

七人乐队,排名不分先后

但凡热爱过香港电影,很难不为电影《七人乐队》动容.殿堂级导演汇集,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各拍一段香港十年.其中《迷路》一段里,任达华迷失中环,与妻子龚慈恩隔街相望,却成永诀,林岭东导演拍竣后不久也去世,戏里戏外竟成呼应.七人中有当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分子,数十年来风流云散,香港电影也予人再也回不去了之叹,但如你所见,《七人乐队》交出的答卷相当诚恳感人,足见青山依旧,宝刀未老。

有人问到底哪个导演拍得最好,其实应当换个问法,你最爱哪个导演的作品?杜琪峰与谭家明,洪金宝与袁和平,同台对打,各有拥趸。在我看来,谭家明的《别夜》最是叫人难忘。男主角吴彦滔是谭导电影《父子》里郭富城的儿子,如今少年成人,回头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姿态神情皆是年代复刻,气质亦隐隐神似陈百强。陈百强没演过谭家明的电影,张国荣倒是演过他的《烈火青春》,陈百强演唱的《深爱着你》,深情唯美,却是谭导电影《最后胜利》的灵魂所在,黑帮小弟曾志伟唱过,美少女李丽珍唱过,再加上徐克客串大佬,这样的三角恋,怎么看都不像香港商业片惯常的浪子佳人套路,编剧团队里包括了不走寻常路后来一鸣惊人的王家卫……都是时代的眼泪。

《别夜》太难拍。女孩要随父母移民,临行前一夜与男友一起,整部短片就是一间斗室内,两人唇枪舌战.房间几乎已经搬空。那的确确已是一间旧居,旧居可以拿来烧信,也可拿来分手,“你到了那边,迟早会忘记我,迟早会忘记香港。”逼仄房间里,不仅要容纳两个忽坐忽躺、时哭时笑的怨偶,还要容纳漫天降落的絮语、情话、责骂、诗词,中文洋文交杂,好像句句意有所指,听来又不过是爱恨交织的终极遗言,窗外大鸟一般飞过的飞机轰鸣,就是时代列车呼啸而过。见证此刻的还有甄楚倩的《深夜港湾》,前有山口百惠原版,后有关淑怡翻唱,每一个音符都在二人之间起伏升降,化作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最后一幕是空无一人的街道,救护车长鸣声破空而来,那座天桥上,当年一样要移民的吴倩莲穿着婚纱赤足跑过(《天若有情》),那段同床赴死的绮梦,当年梅艳芳与张国荣也做过(《胭脂扣》)……

谭家明当年想拍《半生缘》,曾找王家卫代笔给张爱玲写信,结果无疾而终,后来拍《半生缘》的是许鞍华。不过,在谭家明脑海里已经有过一部《半生缘》,电影分场、风格、主题,一应俱全,据说他设想沈世钧到郊外拾起曼桢的红绒线手套时,画面黑白,只有手套是鲜红。拾手套也成了许鞍华版电影的最后一幕,黑灯瞎火里,已经忘了那双手套是否还在记忆里灼灼燃烧。

香港影评人石琪曾称“新浪潮”为过去未完成式,《别夜》所呈现的影像却像在说,即使未完成,但也余音绕梁,至今未绝。

韩松落
作家

长风新
媒体人